南海神廟碑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南海神廟碑
作者：韓愈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561》

海於天地間為物最巨。自三代聖王，莫不祀事，考於傳記，而南海神次最貴，在北東西三神、河伯之上，號為「祝融」。天寶中，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，故海嶽之祝，犧幣之數，放而依之，所以致崇極於大神。今王亦爵也，而禮海嶽，尚循公侯之事，虛王儀而不用，非致崇極之意也。由是冊尊南海神為「廣利王」，祝號祭式，與次俱升。因其故廟，易而新之，在今廣州治之東南，海道八十里，扶胥之口，黃木之灣。常以立夏氣至，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，事訖驛聞。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，仍觀察其郡邑，於南方事無所不統，地大以遠，故常選用重人。既貴而富，且不習海事，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，將往皆憂戚。既進，觀顧怖悸，故常以疾為解，而委事於其副，其來已久。故明宮齋廬，上雨旁風，無所蓋障；牲酒瘠酸，取具臨時；水陸之品，狼籍籩豆；薦裸興俯，不中儀式；吏滋不供，神不顧享；盲風怪雨，發作無節，人蒙其害。

元和十二年，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以殿南服。公正直方嚴，中心樂易，祗慎所職；治人以明，事神以誠；內外單盡，不為表爆。至州之明年，將夏，祝冊自京師至，吏以時告，公乃齋祓視冊，誓群有司曰：「冊有皇帝名，乃上所自署，其文曰：‘嗣天子某，謹遣官某敬祭。’ 其恭且嚴如是，敢有不承！明日，吾將宿廟下，以供晨事。」明日，吏以風雨白，不聽。於是州府文武吏士，凡百數，交謁更諫，皆揖而退。公遂升舟，風雨少弛，棹夫奏功，雲陰解駁，目光穿漏，波伏不興。省牲之夕，載暘載陰；將事之夜，天地開除，月星明穊。五鼓既作，牽牛正中，公乃盛服執笏，以入即事。文武賓屬，俯首聽位，各執其職。牲肥酒香，樽爵淨潔，降登有數，神具醉飽。海之百靈秘怪，慌惚畢出，蜿蜒蛇蛇，來享飲食。闔廟旋艫，祥飆送帆，旗纛旄麾，飛揚晻靄，饒鼓嘲轟，高管嗷噪，武夫奮棹，工師唱和，穹龜長魚，踴躍後先，乾端坤倪，軒豁呈露。祀之之歲，風災熄滅，人厭魚蟹，五穀胥熟。明年祀歸，又廣廟

宮而大之：治其庭壇，改作東西兩序，齋庖之房，百用具修。明年其時，公又固往，不懈益虔，歲仍大和，耋艾歌詠。

始公之至，盡除他名之稅，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；四方之使，不以資交；以身為帥，燕享有時，賞與以節；公藏私蓄，上下與足。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巨有四萬，米三萬二千斛。賦金之州，耗金一歲八百，困不能償，皆以丐之。加西南守長之俸，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，由是皆自重慎法。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，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，用其才良，而廩其無告者。其女子可嫁，與之錢財，令無失時。刑德並流，方地數千里，不識盜賊；山行海宿，不擇處所；事神治人，其可謂備至耳矣。咸願刻廟石，以著厥美，而係以詩。乃作詩曰：

南海之墟，祝融之宅。即祀於旁，帝命南伯。吏隋不躬，正自今公。明用享錫，右我家邦。惟明天子，惟慎厥使。我公在官，神人致喜。海嶺之陬，既足既濡。胡不均宏，俾執事樞。公行勿遲，公無遽歸。匪我私公，神人具依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